



1+1 GONGCHENG 第八辑



婚姻物语

刘德明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八辑



婚姻物语

刘德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物语 / 刘德明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33 - 8

I. ①婚… II. ①刘…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1438 号

婚姻物语

刘德明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陈永林 王俊琴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1033 - 8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5 - 4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幸福的唠叨	1
让你猜猜我是谁	4
一棵进城的树	7
又是一年植树忙	10
照门松	13
制造绯闻	16
在迎检代理公司挂牌剪彩仪式上的讲话	19
原则	22
艺术的角度	25
潘金莲的三围	28
我是一个抢劫犯	30
让我的车帮你办调动	34
梁山好汉争创吉尼斯	37
公事私事	40
捉奸	43

永远的红杜鹃	46
掌声	49
选择	52
企业家武大郎	55
让你的目光有位置	57
“四好”主任	60
幸福着你的幸福	62
微笑把你留在了我心中	65
牌子	68
朱小三的爱情	72
迎检代理公司招聘启事	75
自首	78
同样道理	81
宽容让你如此美丽	84
妙吃	87
落笔	90
麻将人物二题	93
老山羊开店	97
叶总的上班生活	99
咸鱼谷烧	119
年夜饭中的幽默总结	122

贾逵	125
价格防线	129
悟空应聘	133
重要工作	136
婚姻物语	139
半夜光明	143
惩戒	147
领导就是效率	151
生命之光	154
毛东曹	157
预约	161
你听到什么了吗	165
这个冬天不太冷	169
啥也没说	172
大事件	175
不准和陌生人说话	178
第 50 道刀痕	181



幸福的唠叨

李辉对李大年说：“爸，你还是回去吧，明天你就不用去了，我能照顾好自己，再说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老师同学在一起，你就别担心了。”

李大年喊着儿子的小名：“辉伢，爸爸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可是，爸爸来了心里才踏实些，你妈妈本来也要来的，家里实在走不开，就只好我来当个代表了，有个什么事，我们也在旁边啊。”

明天是7月7日，高考的日子，李辉他们上午就乘着学校包下的班车来到县城，下午看完考场刚出来，远远地就看到了父亲站在酒店门口向这边张望着。

“爸，你怎么来了？”李辉一路小跑着过去。

“辉伢，”看到儿子，李大年喜出望外，立刻现出一脸的灿烂，“刚刚看考场回来是吧？找到自己的座位没有？”

李辉点点头：“是啊，找到了，我在第二排第三个位子。”

李大年从摩托车后架上取下一个带饭用的保温桶：“辉伢，来，这是你妈妈给你炖的兔子，黑色的，还热着呢，你快吃了，明天精神更好。”

“爸，你吃吧，我吃饱了，现在不想吃。”

“辉伢，快吃了，爸爸在家里就吃过了。这三天，我只做一件事，就是代表全家陪你，让你吃好住好睡好考好。辉伢，你们晚上是不是全部都住这一幢楼啊？这么多人会不会很吵？不知有没有蚊子？会不会很热？”

李辉发觉父亲今天比往常多了很多话，说话不像平时那个父亲说话，简洁、明了。

“爸，不要紧，大家平时就在一块，习惯了，没关系的，万一有蚊



子，也会点蚊香的。”

“我看你还是跟我睡一个房间吧，这几天我也住下来，等你考完了一块回去。你先等一会儿，我去看一看怎么登记。”

一会儿，李大年就出来了，一脸的高兴，好了，已经登记好了。“便宜的都让人家登记完了，贵是贵了点，150块钱一个晚上，但清静，儿子，你就跟我住一个房间，两张床，服务员说还带空调、带茅房的，洗脸洗手不用出门，可方便了。儿子，爸爸当兵回来之后，还没住过饭店呢。”

晚上，本来李辉和同学们在一起吃饭，可是李大年非要让儿子跟着他去吃点菜，两人点了三个菜一个汤，李大年还问李辉要什么菜：“辉伢，还想吃什么？”

“爸，够了，足够了，我们两个人哪能吃得下这么多菜，我看你喝点酒吧。”李辉知道李大年特别喜欢喝酒，在家里一顿没酒就吃不下饭。

“不行，不行，这几天我哪能喝酒呢？喝了酒误了事怎么办？再说我喝了酒打呼噜，影响你睡觉，不喝，不喝。”李大年说这话的时候，喉咙动了一下。

“爸，那你就喝点啤酒总行吧？”

“啤酒也不行，反正是酒就不能沾。这几天我已经给自己下了禁令了。”李大年的喉咙又动了一下，仿佛咽下了一口什么东西。

早上，李大年招呼着儿子洗好脸吃过早餐，不断地提醒儿子带这了没有，带那了没有，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听到儿子的确切回答后，骑着摩托车把儿子送到考点门口。

“辉伢，别紧张，照老师教的去考。啊，记住了，别慌张啊！出来的时候我照样在这等你，啊。”李大年张望着，直到看不见李辉的影子才在门口的围墙根下找了个石块坐下来。热辣辣的太阳像火一样烤着大地，九点多钟，李大年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额头的汗水不断地往下滴。十点多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向旁边的家长问了时间，骑上摩托车走了，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食品包装袋。

李辉和同学们挨个地涌出校门的时候，李大年一下就蹿了起来，高兴地大声喊着：“辉伢，辉伢，在这边，在这边。”看到李辉满头大汗，



心疼得不得了，赶忙打开手里的食品袋，把刚才浸湿的毛巾掏出来帮李辉擦汗：“太热了，太热了，考场里有风扇么？一定渴坏了，渴坏了，这里有矿泉水，我看了，才出厂几天的，没过期。来，吃这个，吃这个，那边店里买的，电视里说的那个肯德基，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特意进去看了，那里很卫生的。”

“辉伢，这里还有十滴水、风油精、还有仁丹药丸。天气这么热，你要不要抹一点？吃几粒仁丹丸？”

“爸，你一直就站在这里呀？你看你，这么大的汗，手臂和脸都晒红了，可别把人晒病了。明天你就不用等了吧，考完我自己回来。”

“不要紧，不要紧，就要打禾了，反正都要晒红晒黑的，种田人嘛，哪有怕晒的，爸的身体没有这么金贵，哪能一下就晒病了。明天也一样，在这站站，站站，很快的，像你们考试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走吧，孩子，我们快点回去，你吹吹空调。”

李大年最想问的是儿子的考试情况，但他怕影响儿子的情绪和增大儿子的压力，硬是忍着到考试全部结束也没问。

摩托车上，李辉问李大年：“爸，你怎么不问我考得怎么样啊？”

“辉伢，爸相信你能考好呢，爸这几天是来给你当勤务兵的，管你的吃，管你的住，管你的休息。士兵不能向长官打听作战消息，这是我当兵时就知道的规矩。”

李辉调皮地说：“那我让你喝酒的时候，你怎么不听长官的指挥啊？”

“哈哈，长官指挥有明显错误的时候，我可以不执行命令。”

十年之后，已经当了科长的李辉还能幸福地感受到高考三天父亲喋喋不休的样子，那是父亲最为唠叨的三天。



让你猜猜我是谁

山背乡的丁书记请客，在县城大富豪酒店订了个包厢，一共是六个人，三个男人，三个女人，男人中除了丁书记外还有两个局长，人人大权在握；女人都是县剧团的演员，个个如花似玉，欢声笑语，燕语莺歌。

酒过三巡，教育局林局长说：“各位，我有个提议，现在请小柳做个游戏，开个玩笑，看能不能把一个人骗到这里，不过到底骗谁得由我们指定，无论成功与否，这个玩笑都不许出这个门。”说到这里，林局长用左手用力地把身边的小柳的身子抱紧，“小柳，你打个电话给粮食局的牛局长。”

“要骗姓牛的还不容易？你瞧我的，这点本事没有，还能上台演戏？”

“好，我们就看你怎么演。”

小柳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坐正了身子，清清嗓子：“喂，牛局长吗？你好啊！”

“喂，我是，请问你是哪位？”手机里传来牛局长的声音。

“忘记了我是谁吧？瞧你这记性，我就知道你肯定记不得我了，你这一问让我好伤心啊，你好没良心啊，怎么那么快就把我忘了嘛，牛哥，你这人真是坏死了。”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临江宾馆的……我先不告诉你，你猜猜嘛。”

“哪个临江宾馆啊？瞎扯淡。”

“还有哪个临江宾馆啊，就是省城那个嘛，你出差不都是住我们这里吗？”

“啊，啊，是省城的临江宾馆啊，我不认识你呀？”



“你不认识我了，上次你来省城的时候，我们不是还在一起唱过歌跳过舞吗？当时，你的手把我抱得好紧哟，牛哥，你瞧你，说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我在那里从不跳舞的，你一定弄错了。”牛局长不承认。

“牛哥，你一定是记错了，我们真的一起跳过舞。”

“真的跳过，怎么我没印象？你是小辛吗？”牛局长似乎还是不能确定是谁。

“是啊，牛哥你真聪明，一下就猜出我是谁了，你不是说我的皮肤好白吗？我就是那个个子比你稍高一些的那个。”

“啊——”手机里牛局长显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是你啊。”

“是嘛，有两次你不是说我一身都好香嘛？”

“是啊，是啊，我可没有忘记你啊，只是今天听你的声音怎么有些不像啊？”

“人家今天喝多了酒嘛，醉得连声音都变了。”

“在哪儿喝酒？陪什么人啊？”牛局长的话里泛出一股酸味，在座的人仿佛都能闻到。

“今天我是做客，是别人陪我啊！”

“在哪里做客啊，怎么出门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过来陪陪你嘛。”

“你猜我会在哪里做客呢？”

“我猜不到。”

“猜一下嘛，我要你猜，猜中了有奖的。”

“奖品是什么呢？”牛局长得意地笑了起来，听得出他的笑有些坏。

“你想要什么奖品嘛？泡泡糖、瓜子、一杯酒、一个吻还是……”

“你也太小气了，这些我都不要，我要你……”牛局长在电话里又坏笑起来。

“只要你猜得出我现在在哪，你想怎样我都满足你。”

“要是我猜不出呢？”

“猜不出我就告诉你，谁叫你是我的牛哥呢？”

“你告诉我，那还有没有奖品啊？”

“奖品是有的，就看你有没有诚心了。”



“在老家?”

“不对。”

“在省城?”

“也不对。”

“在男朋友那儿?”

“更不对，人家还没有处对象呢，牛哥，你真坏。”

“在我们县城?”

“对了，牛哥啊，你真聪明，怎么知道我在你们县城啊?”

“你想，你不在我们县城，你怎么给我奖品，怎么满足我啊？其实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了，先前我是逗你玩的。不过，你怎么会到我们这边来，我倒是真的不知道。”

“哎哟，牛哥，你真坏，你坏死了。知道人家在这边还不赶快过来看我，半个小时内你不赶到，这奖品可就不给了。今天呀，我是过来办个私事，明天还得请你这位大局长帮点小忙呢。”

“哎哟，小辛呀，你也太急了吧，我只知道你在我县城，并不知道你在县城什么地方啊?”

“具体地方我不告诉你，你要有诚心就一家一家地找，我在 521 房间，521，就是我爱你。你瞧，我对你多好，到你这里来，登记个房间都取名‘我爱你’，哪像你，一出门就把人家给忘了。唉哟，我的头真晕，牛哥，你可快点来啊，你不来我还真怕自己出什么事呢。”

“好，好，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到，你是我的奖品啊，我怎么能让到手的奖品又跑掉呢，你坚持一会儿。也快，我一家一家找也用不了多久。”

果然，一会儿，牛局长就开着那辆单位的专车气喘吁吁地来到总台，和总台的小姐说了几句话之后，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大概是又到下一家酒店去找省城来的“小辛”了。

看到牛局长心急火燎的样子，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一棵进城的树

我是一棵痛苦的樟树。

当年，我在山里的时候，虽不能说亭亭如华盖，但也长得枝繁叶茂，有人说我像一把大伞。每天，我和兄弟姐妹们在山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从地底下吸上来清润的泉水，阳光照耀着，雨露滋润着，我们迎着山风唱歌，对着蓝天欢笑，那日子是多么的舒心惬意啊！

我们健康成长着。

有一天，厄运突然降临到我们的身上，先是我们的那些兄弟姐妹们被人拦腰锯断，一棵枝丫都不留，用一个巨型的铁手从地下挖起。他们的根被扯断了，细小的毛根不知断裂了多少。他们痛啊，痛苦地呼喊着，可是那些叫做人的东西没一个能听懂他们的话，那个铁手也不管他们怎么抓住大地妈妈不放，不管他们怎么哭喊。只顾着硬生生地用力往上拉。我们的大地妈妈在流着泪说，呀，我可怜的孩子们啊！可是，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他们被弄到一个铁框子里，框子下面有四个轱辘，四个轱辘一转那框子走得飞快，我与我的兄弟姐妹们就分别了。

没隔几天，我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美好的家园被彻底破坏了，弄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山坡上到处是坑，到处是洞，到处都光秃秃的，茅草也没留下几根完整的。

我们被人弄到一块地里，地上有一个个的坑，我和一部分兄弟姐妹又被他们放到土坑里，他们给我们浇上水，填上土，再浇上水，给我们遮上黑色的网，在我们身上的伤口上包上一层薄膜。我们绝食了好几天，其实我们也不能吃东西，呼吸没有了，根被弄断了，伤口在发炎，全身都在痛，一棵棵遍体鳞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但是，我们还是咬咬牙，



挺了下去，弄断的筋骨也恢复的恢复，生长的生长，后来，我们又在伤口上长出了新芽，又可以呼吸了，又可以从母亲那里吸收养分了。

我们高兴啊！毕竟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劫难之后，以顽强的毅力，又重新获得了生机，虽然我们的一些兄弟姐妹因为伤情不同，体质和抵抗灾难的能力较弱，没有能闯过这一关，我们也为他们伤心、难过，我们也曾为他们哭泣过，但是，毕竟我们大部分都闯过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灾难再一次来临，那天我被一个胖胖的人选中，再次被一只铁手从地上连根带泥团挖起，这次他们好像更小心一些了。用一根稻草绳在我根部的泥团外面密密地缠了一圈，包得严严实实。然后再装到铁框子里，轰隆隆地在这里把我扔下了，然后我又被他们竖立在一个坑里。这一次，我的痛苦持续了很久，很久。

这是一个广场，四周全是灰色，只有少量的绿，到处是灰黑色的高楼，到处是刺耳的噪音，到处是飞扬的尘土，那些天籁之音，那些清新气息，都离我而去了！

我想回我原来的那个家。

人们都说我在这里美化环境，可是，我这个样子美吗？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站在这里，浑身缠着稻草绳，光秃秃的，刚刚长出的几颗嫩芽又被弄断了，没有枝丫，没有叶子，呼吸的器官没有了，刚刚长出从大地吸收营养的根系被破坏了。谁知道我身上的痛？谁知道我心中的苦？

我有时在思考，美化一个地方是不是就是破坏另一个地方，是不是就意味着对那些花草树木的蹂躏和毁灭。

我痛苦地站在这里，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看着众多的人为利来为利往，看着很多人的灵魂变了形，带着一副副躯壳挤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不知道那些人的灵魂为什么会变形，他们的样子比以前好看了，可是灵魂变丑了，那个小三子在家里本来是个很老实的人，可是他那天就在我旁边拿刀子抢了一个人的钱，怎么到了这里就变坏了呢？对面那个商铺的老板，那天把一个老乞丐打了一顿，怎么没有一点同情心了呢？还有一个什么长，儿子无缘无故打人，警察管了，他却反而关了人家警察，他怎么就无法无天了呢？



旁边的一棵树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你能活下来已经就不错了，人也痛苦着呢，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挣扎。城市就是一个欲望的陷阱，树要进来，就得受苦受难，经受躯体上的切割肢解，九死一生；人要进来，就得让自己的灵魂变形，在思想上脱胎换骨。

这话对吗？我不知道，不过，我希望是错的。

